

Robert IJMÖÖŘ博士·国王学院·第 D 讲

© 2012 · Robert Vannoy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Ted Hildebrandt 《列

王记与历代志》比较与对照、天气问题

F. 《列王记与历代志》

一、历代志的目的和神学观点的差异

好吧，让我们继续“F”“列王记与历代志”。“E”是“申命论历史神学”。“F”是“列王记和历代志”。

“1”是“目的和神学观点的差异”。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国王》基本上是回顾性的。也就是说，它回顾过去，向流亡者解释他们处境的原因。这种强调并不排除为复兴大卫家以实现大卫之约提供希望前景的基础。但修复的前瞻性想法很大程度上是背景，而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或重点。历代志的写成晚于列王记。两部历代志的最后几节讲述了居鲁士的法令，允许流亡者返回耶路撒冷，以便在自己的土地上重建家园并重建圣殿。

与列王纪相比，编年史与其说是回顾，不如说是前瞻性。历代志强调那些将为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从流放归来的人们提供基础的事情，以便在坚实的基础上开始重建过程。阿切尔在第 389 页的引言中说，“本书的重点是以色列过去的合理和有效的内容，为未来的重建任务提供可靠的基础。”阿彻还在第 389

页指出，“编年史家的目的是表明，希伯来民族的真正荣耀是在其与上帝的盟约关系中找到，这种关系在圣殿中规定的崇拜形式中得到保障，并由神圣任命的祭司管理。保护神圣组织的大卫王朝。因此，作者特别关注犹太、

耶路撒冷、圣殿、大卫的家系、君王和祭司撒督。主要利益是大卫及其继承者的王权。从《历代志》第 1-9 章的家谱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一

开始就很清楚。第一章追溯从亚当到雅各的家谱。然后，第一个被追踪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它是所有支派中篇幅最多的——从 2:1 到 4:23，共 102 节经文。在犹大支派中，大卫家被强调，整个第三章都在追溯他的后代。其他部落相对较少受到关注：流便，10 节；迦得，5 节；东玛拿西，2 节；以萨迦，5；丹，11 岁；拿弗他利，2 节；西玛拿西，6；以法莲，10；和亚瑟，11。

北方诸王仅在与南方王国的发展有关时才会被提及。编年史中没有提及北方王国的衰落，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历代志上 10-29 章详细论述了大卫本人的统治。大卫的统治约有 20 章。然而，在所有这些材料中，没有提到大卫的家庭事务和大罪。这仅见于撒母耳记下 12-20 章。相反，重点是他的军事霸权和宗教利益问题，特别是与耶路撒冷和圣殿有关的问题。当以斯拉和尼希米更新圣约并试图使以色列的敬拜建立在适当的基础上时，这一定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和意义。大卫被视为真正神权国王的典范（历代志上 17:14,25,29, 23），他被视为大卫更伟大的儿子的典型，他将如阿摩司、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到来。、耶利米和以西结。

编年史家的历史中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重点是一个被称为“报应神学”的术语。这个想法很简单，罪带来审判和服从，或者正义带来繁荣与和平。当然，这个想法是摩西之约的核心。对于流亡后的社区来说，它仍然很重要。这种强调的目的似乎是鼓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上帝，遵守摩西律法的仪式要

求，并重建圣约共同体，作为经历上帝对国家祝福的一种手段。因此，列王纪和历代志一方面

强调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主题，另一方面强调西奈之约的主题。

然而，在列王记中，虽然主要焦点是西奈之约，但它并不排除大卫的应许。虽然历代志中的重点是大卫之约，但这并不排除摩西之约。我认为，你可能会说，《列王记》中强调了摩西之约或西奈之约，而《历代志》中强调了大卫之约，但两者都不排除对方。旧约中圣约的任何顺序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所应许的圣约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律法之约也不是没有上帝永不离弃他子民的应许。他也不乏想要通过它们来实现的目的。咒诅并不废除西奈之约；它们是其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换句话说，它带来审判，甚至使人流亡。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已被放弃或破坏。这确实是这种关系有效的证据，因为这正是上帝所说的。如果他们背弃他，诅咒就会来临。但神说他永远不会抛弃这些人，所以咒诅并没有废除这个圣约。它们是西奈盟约制裁的实施，也是其制裁的实施。任何理解这些书卷的尝试，如果试图在旧约各圣约的神学中找到相互冲突的条件，就会歪曲这些书的信息以及旧约圣约的统一性。这两本书都反映了应许和法律的重点，同时突出了它的不同方面。这不仅涉及列王与编年史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涉及申命记历史与冯拉德的概念之间的问题，他在拉德的概念中提出了这些圣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将它们视为紧张关系——西奈之约和大卫之约——但它们是共同作用的。

对于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国王，神仍然祝福他们，这是神的恩典的体现，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学习的好事情。它的

作为示例。

列王纪上 9:11 和历代志上 8:2 之间的冲突 例如 ，让我提一个这样的例子

。 HM Kuitert在他的著作《你明白你读到的内容吗》中，第 14-15 页说道：“如果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至少必须假设其中所写的一切都按照圣经的描述发生了吗？”显然，对他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当然，《圣经》告诉我们的很多事情确实按照《圣经》讲述的方式发生了，但有些事情被记录下来，却没有按照它们被告知的方式发生。举几个旧约中的例子。在《列王纪上》9:11

及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得知所罗门将二十座以色列城市赐给了希兰王。这些城市是加利利的北部城市，对所罗门来说并不重要。但在《历代志上》8:2 中，我们发现希兰将这些城市交给了所罗门。

我们来看《列王纪上》9章11节：“所罗门王将加利利的二十座城赐给了推罗王希兰，因为希兰供应了他所需要的香柏木、松树和黄金。但当希勒姆从提尔前往查看所罗门赐给他的城镇时，他并不高兴。

“我的兄弟，你给了我什么样的城镇？”他问。他称他们为 卡布尔。 [正如

NIV

注释中所说，这听起来像希伯来语中的“一无是处”]，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有这个名称。”

现在，你将其与《历代志下》8:2

进行比较：“所罗门重建希兰赐给他的村庄，让以色列人在其中定居。”现

在，库伊特继续说道，“这些插图”[他提供了这些插图和其他一些插图，但这是我们正在看的插图，因为它是关于列王记和编年史的]，他说，“这些插图迫使我们问一个问题简单的问题，哪位作家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讲述事情，《列王记》的作者还是《历代志》的作者，或者两者都不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关心历史的准确性，我们在两位作家身上都找不到它。事情不可能完全按照《列王纪》和《编年史》所描述的那样发生。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作者都准确地报道了事情发生的情况。”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处理这段文字？在新国际版研究圣经中，列王记上 9:11，我在那里写的注释是这样说的：“比较第 10-14 节和第 5:1-12 节表明，在所罗门 20 年的建造活动中，他对希兰的亏欠比对希兰的亏欠更多。他们最初的协议（见 5:9 的注释）中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其中规定了劳务报酬。那是 5:6，木头是 5:10-11。从第 11 节和第 14 节可以看出，除了木材和劳动力之外，所罗门还从希兰那里获得了大量的黄金。”你看第 11 节中说，希兰向他提供了香柏木、松树和黄金。《历代志下》8:1-2 表明，在后来的某个日子，当所罗门的黄金储备增加时——也许是俄斐的开采回归，或者是示巴女王的来访——他还清了希兰的债务，并收回了 20 城镇作为抵押品。”在我看来，他曾一度将这 20 个城镇交给了海勒姆，因为他欠了他无法偿还的钱，但后来当他能够偿还时，他又拿回了这些城镇。文本并没有说得那么清楚，但是当您将所有涉及的数据放在一起时，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我认为没有必要得出列王记和历代记之间存在根本矛盾的结论。

构建一个年表是很困难的。这里的重点是这个黄金。下一节是希兰如何送出 120 他连得金子的，见《列王记上》9:14。在我看来，这些城市可能是黄金的抵押品，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假设。我认为重点是没有必要得出矛盾的结论

。有多种方法可以理解这两种说法，而不会得出列王记或历代志中有错误的结论。

因此，在我看来，在两本书之间似乎存在冲突的地方，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证据来解决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很容易地承认这一点，而不需要采取防御态度，因为这表明一个人对《旧约》可靠性的看法取决于

每一个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可靠性。我认为就你必须采取的方法而言，你不必解决每一个问题才能保持对圣经的高度看法。如果您没有解决问题的信息，那么您就将其视为一个问题。如果您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解决问题，请承认您没有。我们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编年史家不是以不恰当的方式，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将大卫理想化为基督的预表。

《编年史》甚至没有提到芭丝谢芭事件。它越过它。但要小心你能走多远。我不认为编年史家改变了历史，他只是被遗忘了。在这种情况下，编年史家没有说这些城市不是很好的城镇，而国王告诉你他给了他这些毫无价值的城市。

列王记和历代志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这就像福音书的记载：马太福音从一种角度来看待基督的生平，而路加福音则从另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基督的生平。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同样有效，但存在不同的观点。

好吧，在我看来，我们不一定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最好保留一些困难，而不是提供令人难以置信和简单化的协调。我认为所提供的许多简单化的协调弊大于利。你最好说你不知道，而不是人为地构建一些协调。

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观点 有一期名为《HFĒH JŌŃMPŃ》的时事通讯。那就是国际圣经无误顾问组织。它运作了10年，完成了促进圣经无误事业的工作。他们的时事通讯名为更新，诺曼·盖斯勒在其中指出，肯尼思·坎泽

讲述了收到目击者关于一位朋友死亡的两份报告的故事。我以前在《旧约历史》中曾提到过这一点。第一份报告：她站在街角，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受伤但没有死亡，

不久后死亡。第二次报告：她正在开车。汽车被撞，她被从车上甩下来当场身亡。盖斯勒表示，这两份报告均来自可靠的目击者。它们显然是矛盾的，但并非绝对矛盾。有可能的解释，但似乎没有一个是合理的。后来坎泽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目击者并相信圣经没有错误这一基本原则。他得知：她站在街角，被公交车撞了，受伤但没有死。一位好心的司机接了她，然后疾驰前往医院。他的车被撞了，她被从车上摔下来当场身亡。这两份报告都是真实的。如果你不了解背景，你会说它们是矛盾的。我们的教训是，即使目击者发生冲突，我们也应该相信他们。

否认《圣经》问题的历史性 我们要协调《圣经》中的所有问题已经晚了两千多年甚至更晚了，因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在有生之年获得解决所有问题所需的信息。有很多事情所需的信息已经丢失并且我们无法获得。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信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可能的解释来解决明显的困难。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应该让某些困难继续存在，一方面不要在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提供肤浅的沟通，另一方面也不要放弃危及圣经可信度的立场。

后一种诱惑应该完全避免，以免导致我们对圣经中我们可以相信历史上可靠的部分和我们不能相信的部分进行武断的区分。一旦你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没有办法分开，没有办法划清界限并说：嗯，这件事发生了，但这没有。为此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在我看来，很多人都这么说，但这种说法应该被称为“滑坡”说法。一旦你开始这样做，

你就会离真相越来越远。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认为它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失去真相，如果你打算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当然是你需要意识到的事情。你可以说：嗯，它们只是一些小细节，并不重要。但随后你会更进一步。历史证明，人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然后越走越远。通常，学生们在这方面比他们的教授走得更远，然后到了第三代，他们就放弃了保持圣经历史观的观点。

迪拉德关于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文章

对于雷·迪拉德 (Ray Dillard) 在《编年史家神学方法的一个例子》 (An example of the Chronicler's Theological Method) 一文中似乎提出的立场 (尽管有些犹豫)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福音派神学学会杂志》，第 23 卷。如果您读过该书，您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它，请尝试阅读它，因为我认为这是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值得一看。尽管雷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合理的问题，但那里仍然存在一些难题，尽管他的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明显，但在我看来，他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危险的立场，表明圣经历史的作者可能会这样做。可以自由地利用事实错误来支持他们的神学目的。现在，他不会用那么多话来表达这一点，但他会通过问题来暗示这一点。读完这篇文章后，你会认为这是他认为最值得说的解决方案，至少我是这样读这篇文章的。

原则上，这是格哈德·冯·拉德和许多其他利用历史批判方法的学者所采取

的极端方法。在我看来，必须保持“不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个词（当他们使用的术语含糊不清时）与按时间顺序的错误（当明确且错误时）之间的区别，以免我们陷入接受

圣经叙述中的历史错误的立场。

如果你读过这篇文章，你就会知道它在谈论什么。有时，您可以获得经文中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材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以某种逻辑顺序排列的，无论作者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如果这种非时间顺序（不按时间顺序排列）是含糊不清的，那么就没有问题。作者可以不按时间顺序排列材料以表达观点。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有具体指出时间顺序，他就没有扭曲任何东西。但我们谈论的是错误的时间顺序排列。如果有人要重新排列材料并说这件事发生在这里，那件事发生在接下来，然后另一件事发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会给你带来事实错误。在我看来，迪拉德的文章表明编年史家正在使用这种方法。至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吗？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我们不想按照迪拉德的方向来解决问题，因为我认为你失去的远远超过你得到的。

因此，你可能会说，列王记和历代志中存在这些概括性问题，而且在撒母耳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旧约圣经中的天气问题与新约福音书中的天气问题一样，而福音书的天气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讨论。你如何协调这些事情？有些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我们必须将其保留。我的讲义到此结束。

麦康维尔对申命记历史两个阶段的分析 我看我们还剩两分钟。我想今晚我们会更进一步。我也没有提到我希望您今天阅读的麦康维尔的文章。让我这么说：麦康维尔与当前关于国王组成的理论相互作用，该理论表明申命记历

史存在双重或双重

编辑。最初的《申命记》历史应该是在约西亚时代写成的。最初的版本非常积极和乐观，但那是在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申命记》历史的第二版是在流亡时期写成的。

《申命记》的第二位编辑强调了你所发现的负面强调。这是一个常见的理论——这是双重编辑。

麦康维尔说，他觉得只有一个作者，他建议从一开始你就会得到暗示，王权是有缺陷的，最终会导致流放。从所罗门时代起，你就明白了这一点。我认为他是对的。他指出，即使是改革——当你想到希西家的改革和约西亚的改革时——即使是改革也令人失望，他说。因此，整本列王记中似乎真正出现的问题是，任何国王是否真的可以提供任何形式的永久拯救、祝福或释放。或者是因为罪的问题和人天生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上帝所安排的事情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流放，而这正是《列王纪》的作者试图发展的。

我认为他的目标是正确的。我认为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背景，或者是在先知中发现的陪衬。当然，先知们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你可以从他们所描述的王国的螺旋式下降中看到这一点。先知们开始说，未来将会有一位国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将实现理想并带来一个正义与和平的王国。但这个人将不仅仅是人，他将成为一位神人。他将是童贞女的后裔，被称为“神与我们同在”或“以马内利”。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基本的想法。我想当我们深入了解《列王记》本身的内容时，我们会回到这种想法，我认为这里有很多话要说，甚至可能在《列王记》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